



江耀进◎著

解读城市中人生的意义和人性的密码

城市面具

ARP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江耀进◎著

城市面具

解读城市中人生的意义和人性的密码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城市面具 / 江耀进著. —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0.1

ISBN 978 - 7 - 5396 - 3336 - 7

I.城… II.江… III.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02784 号

城市面具

江耀进 著

责任编辑:岑 杰

出 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圣泉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230071

网 址:www.awpub.com

发 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 刷:合肥华星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00 × 1000 1/16

印 张:18.25

字 数:300,000

印 数:5,000

版 次: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 - 7 - 5396 - 3336 - 7

定 价:29.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城市，这欲望的搅拌机，它的迷人部位和问题都在哪里？它究竟排出什么样的盛宴和痛苦？

——作者题记



第一章

这是一座不大不小的城市。现在正值冬天，雪花仿佛被撕碎的破报纸，纷纷洒下。一夜大风刮来，雪花中那些模糊不清的文字，突然变得无影无踪。

像其他城市一样，这座城市也有属于自己的一副面孔，只是它让你常常难以捉摸，甚至难辨方向。又是一年，日子就这样随着雪花而去，不着痕迹。可是，时间永远是真实的。当时间穿过身体的隧道，呼啦一下让你睁开眼，冥冥中，不知谁突然把你撕开，就像被撕碎的雪花，让你感到震惊：难道这是一座雪花城市，或者是破报纸一样的雪花城市？

不知怎的，今晚中游市市长刀南脸色难看。站在镜子前，刀南开始仔细端详自己，眼圈发黑，嘴唇开裂，接连灌了三大杯茶水，还是这样干燥和烦躁，是下雪的缘故还是冬天来得早了点？

墙上的挂钟一动不动，但时针粗重而又清晰，它明确无误指向凌晨1点。凌晨1点？刀南想，时间怎么过得这样快。

这台挂钟是刀南的爱人崔燕燕特意上街购买的。前些日子，爱人总是觉得墙壁空荡乏味，空荡得让人发呆，乏味得让她无聊，于是突发奇想，想装饰一下这空洞的墙壁，哪怕挂些小玩意。终于等到了双休日，她足足跑了5公里，从小商品市场左挑右选，花20元钱买了这台挂钟。挂钟属电子钟，呈椭圆形，外包一层金色锡箔，在灯光的映射下，光斑点点。

此时，他抬头张望挂钟，一眼望去，双肩突然抖动一下，嘴里嘟囔起来——哦，又是一天！又是忙碌的一天，开会、调研、视察、听汇报、看文件、画圈……都忙些什么！可现在，他还是失眠，失眠！一种茫然，一种疑惑，一种不安笼罩着他的周身。

刚才嘴里嘟囔了些什么，仅过片刻，怎么就忘了？他为什么会嘟囔，莫名其妙地嘟囔一下？下意识、无意识或者有意识？他问自己。可是一转念，他的嘴角又勉强挤出一丝无奈：也许今晚的失眠肯定与明天——不，与今



天的市委常委扩大会有关,说白了,他刀南能否辞掉中游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一职?为了卸掉这个包袱,近来刀南多次恳请辞去这一职务,并正式递上辞职报告。就这样,近期的市委常委会又多出一个议题。说是议题,实际上提而不一议。这个议题纯属刀南“节外生枝”。对于刀南横生而出的权枝,市委书记程一高不置可否,无心应答,于是其他常委未能响应,个个哑然。

睡吧,刀南想,干脆躺在床上,和衣而睡,蒙上被角,看看自己究竟有没有睡意。可躺着躺着,睡意全无,脑子很乱,乱糟糟一片,一串串意念不时蹦出,竟发出一种奇怪的声响,尖锐而可怖。霍地一下,他从床上弹了起来。床,是那种富有弹力的席梦思床,就这样他快步走到桌前,双手用力支撑桌沿。桌上除了一沓批阅过的文件材料外,没有多余什物,一个滚圆的塑料笔筒里插满了双色铅笔。

怎么变得如此神经过敏?对自己这一荒唐举动,他既感到诧异,又觉得可笑。

所谓桌子,其实是一张写字台。不是常见的那种深褐色、宽阔厚重,总是透出一派典雅高贵气息的类型,而是一张普通的写字台,普通得就像他的为人处世,温和、低调、平淡,时时还散发出一种陈旧的气味。

确实如此。在这个多达 800 万人口的省会城市中游市,很多官员包括普通市民,对市长刀南印象,只有这六个字:温和、低调、平淡。比如,开会作报告或即兴发言,哪怕再激烈动情的话题,刀南极少吊高嗓门,慷慨激昂,或声嘶力竭,至多将语气稍稍加重,语速放慢,同时辅之以幅度不大的手势,适中内敛。再比如,他训斥下级官员时,最常见的一句话是“你自己想想吧”,或是“问题出在哪?还是你自己考虑吧”。两个软性的“吧”,如果站在被批评者、被训斥者立场,将会体味到多少宽容,多少宽厚,多少宽大!就这样一句“你自己想想吧”,便成了他训人的代名词,以至如果对中游市某位官员说上一句“你自己想想吧”,此时已明白无误地传达这样一个信号:市长刀南要训你了。

如果说“温和、低调”属于正面内容,很显然,“平淡”二字属于负面评价。中游市不少官员认为,作为父母官,与市委书记程一高相比,刀南缺乏一种魄力,一种劲头,一种果敢。所谓魄力,那就是大刀阔斧;所谓劲头,应该勇往直前;所谓果敢,说一不二时绝不能迁就、犹豫。其实,刀南自己也很清楚,作为省会城市的一市之长,现在他最缺乏的就是胆量和气势——



说白了,如何拒绝平淡。

真快,刀南想。如今他已在市长任上干了五年,可他觉得这个位置越来越不好干。不仅如此,自从他担任“中游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一职后,他一下子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对开发区主任一职,近段时期,刀南在常委会上一而再、再而三请辞,他认为自己不适宜担任此职,理由是:作为一市之长,身兼此职大有“政企不分”之嫌。

开发区从红红火火地筹建那一天算起,如今恰好两个年头。当时,全国各地几乎都在搞“高新技术开发区”和“工业园区”,在这个大背景下,作为省会城市的中游市当然不能落后。那时,程一高还未调任中游市,开发区主要由清河区党政班子主抓。现在回头来看,当初决定搞开发区时,没有什么长远规划,更没什么科学论证,大有心血来潮、一哄而上之嫌。市委市政府只是召集了清河区主要领导和市国土、环保、海关、工商等相关部门,开了几个不长不短的会议,潦潦草草地议了议,最后以市委市政府名义,发了一个几百字的“决定”,“决定”要求清河区大胆探索,边干边学,并确定清河区原区委书记牛大海为开发区筹备小组负责人。牛大海是出了名的“敢想敢干”之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圈了近万亩地。没有企业怎么办?办法很简单,把清河区有点规模的乡镇企业统统搬迁到开发区,重新建厂。据财政部门报表,仅此动作,区财政拿出一亿元,市财政拨款两个亿。

开发区此如“开发”,刀南大为光火,“你牛大海真牛,几个亿砸下去,砸给自家企业,砸给一堆既没有科技含量又污染环境的濒临倒闭企业,你真想得!”

牛大海竟然毫不示弱,当面顶撞:“让这些快要死的企业再次腾飞嘛!”

“腾飞什么?要知道,它们烧的是国家的钱。”

前任市委书记却打起了圆场,先摸着石头过河吧,错了,回头再改嘛。而当时这位市委书记即将远走高飞,调到西部某省担任副省长,这在中游市已成了公开的秘密。那时,这位书记大有“平安就好”的意思,先干起来再说,不要搞争论。将心比心,你也不能责怪他。

但刀南还是坚决反对牛大海这种荒唐做法。于是,他采取了“绥靖路线”和“中间策略”,让牛大海率团到苏州工业园区参观学习,并制订中游市开发区中长远规划。牛大海倒也乐意,他组织了大队人马,不仅在苏州



待了半个月，还跑到上海浦东开发区考察学习了一番，前前后后一个月，竟花了 200 多万元。牛大海刚参观学习回来，像空降兵似的，程一高突然高空落地，担任中游市市委书记。此前，程一高为省委常委，是分管工业的副省长。

这一突如其来的变化，让刀南大感意外。本以为等到那位市委书记调走，自己顺汤顺水接任，可现在半路杀出了个程一高，心里多少有些落差。更让他心情复杂的是，程一高曾经在全国都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

果然，程一高出手不凡，一走马上任，就全身心投入到开发区工作上来，这让刀南大有知遇之感。于是在市委市政府以及各种会议上，他俩一唱一和，一个腔调，一个口径，配合默契。两人都说，搞开发区招商引资，对中游市未来经济发展、拉动相关产业、扩大就业，使本市 GDP 多增长 10 个百分点多么多么的重要。程一高还说，市委已决定（实际上由他本人临时拍板）市长刀南亲自挂帅，担任开发区主任。

说是担任，其实也只是个“名分”而已，随后市委决定，日常工作由开发区所属清河区区委书记兼开发区常务副主任牛大海负责。让刀南意想不到的，开发区虽然也搞了点招商引资的项目，但离他当初的设想大相径庭。最让他难堪的是，开发区还没搞出个模样，牛大海因涉嫌贪污受贿，前不久被省纪委“双规”。此事不仅在中游市闹得沸沸扬扬，连省里主要领导为牛大海“双规”一事还找他责询过几次，他感到很不是滋味。

无论怎样解释，他刀南毕竟是开发区的一把手，副手出了事，难道你能脱得了干系，你没有一点责任？

但市委书记程一高不这样看，刀南不能因为开发区出了贪官污吏，就主动让位，主动请辞。他反复强调，正因为开发区对中游市经济发展举足轻重，正因为开发区需要加强领导，统一指挥，更不能调换刀南，甚至他个人主张，需要再增加一位市级领导担任副职。然后，他又温和地对刀南说：“更重要的是，这时候换下你，很容易引起外界——特别是省里不必要的猜疑，不仅对中游市有影响，而且对你本人也不好。”

可以说，程一高既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又是那么推心置腹、旁敲侧击。无论于公于私，应该说，这番话无懈可击。但问题是，中游市搞了开发区后，刀南越来越感到开发区不像当初描绘得那样美妙，既引不来凤，筑不了巢，又没有一个完整而切实的思路和规划，谈何开发？不仅如此，他还有那么点“私心”，倘若开发区搞好了，头等功臣绝不会是他刀南，而是程



一高！程一高是中游市一把手，又是省委常委；反之，搞砸了，作为开发区主任，显然他刀南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就像现在，牛大海被“双规”了，你刀南即使两袖清风，廉正无私，中游市 800 多万张嘴你能堵得了吗？

电话突然响了起来。这么晚了，谁来找他？

刀南拿起话筒，皱了一下眉，对方开口了：“不好意思，打搅了！刀市长，把你吵醒了，不好意思，睡得好吗？”

是房胜友，市政府秘书长。这小子！这么晚了，搞什么名堂？

刀南有些愠怒：“你这个夜猫子，干什么好事去了？——哦，对了，我还没睡，睡不着。”

“真是日理万机啊，可要注意休息。”

“你这小子，别跟我绕弯子了，想干什么？”

“……嗯，嗯，”房胜友有些吞吞吐吐，“明天——哦，不，现在已是凌晨 2 点，今天要开常委扩大会，我想发言。”

“发什么言？”刀南警觉起来。

“关于开发区主任一职去留问题。刀市长，恕我直言，我认为你不该请辞，不该让位。这么大的开发区，中游市重中之重，市长不抓谁来抓！”像换了个人似的，房胜友不再躲躲闪闪，口气不小，语调也变得坚定而自信，“我仍然认为，开发区出了个贪官，哪怕是十恶不赦的大贪官，并不能说明什么。你说能说明什么？一人做事一人当！”

“别瞎嚷嚷！”刀南显得不耐烦，“你在哪？”

“你也想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吗？”房胜友一板一眼地说，“我正在谈一个大——项——目！”



第二章

市委小礼堂。常委扩大会议上午8点半准时召开。主要议题是讨论“三农”问题,也就是农民负担过重问题;另外,还有一个小议题,如何加强开发区领导。

其实,农民负担过重这个问题已议过多次,市委市政府曾连续发了几个通知。比如,占用农用耕地必须按规定予以足额补偿,“绝不能少补或者不补,否则一律不予承认”;对农业特产税则“条件成熟的地方一律免除,对财政确实有困难的乡镇至少要减掉一半”;再比如,对退耕还林、退耕还湖给予农民补助金及补助粮问题,更是三令五申,“公开透明”、“不得挪用”,否则,对相关责任人给予“严肃处理”,情节严重者将撤销职务,触犯刑律的,将“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应该说,市委市政府文件措辞可谓严厉,可是通知下发后,农民负担问题依然严重,上访农民依然不断,而且次数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甚至还出现过多起数百人群聚群访事件,势态越发变得严重起来。

中游市属省会城市,就在省委省政府眼皮底下。前天晚上,省委书记刘近东、省长张猛接连给程一高打电话,两位“封疆大吏”语气相当严厉。省委书记刘近东竟不给脸面,怒气冲冲,你程一高向来就是一条好汉,敢想敢干,为什么老是在这个事情上给省里找麻烦、捅娄子,你到底想不想干市委书记!

省长张猛说话语气也变了,不再像平时那般彬彬有礼,他下了一道死命令,让程一高务必在15天内解决群聚群访,特别是到北京告状问题。张猛再三提醒,如果告状者一旦在北京把事情闹大,后果难以设想,局面将不堪收拾。老程,这个问题不抓不行啦!

两位“封疆大吏”如此严厉呵斥,让他感到很不是滋味:他程一高也是省部级官员,曾是大名鼎鼎的风云人物,怎么突然显得如此窝囊!



仿佛与后来所有从政的技术官员有着一样的人生轨迹，程一高履历简单，线条明晰。他是65级高才生，踏入大学校门不满一年，便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尽管他是农家子弟，有着雄厚的革命资本，并完全具备造反资格，像大多数青年学生一样，他却没能脱颖而出。不过，让程一高感到幸运的是，打倒“四人帮”后，上级考察“四化”干部，输送“第三梯队”时发现，1976年，全国上下掀起一股“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程一高态度消极，拒绝“批邓”。当上级得知这一情况，惊喜万分。由此作为典型，迅速汇报上级、更上级、上级的上级，上级领导兴奋异常，交口称赞：“难得，难得啊！说实话，连我们这些老家伙都有些趋炎附势。在那种高压政治和路线斗争环境里，能涌现出这样临危不惧的共产党员，说明我们党在任何情况下，都有一批忠诚的战士，这样忠诚的战士不提拔，还提拔谁？”

此时，程一高是一家大型企业的技术员。上级一锤定音，他随即被提拔为分厂党委书记兼厂长，一跃成为县处级干部。

没过多久，程一高被选送到省委党校进修学习；一年后，又升任总厂党委书记兼副厂长，享受厅局级待遇，那年他刚满35岁。

80年代中期，国有企业拉开了第一轮改革序幕，年轻的程一高开始走向前台。“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他顶住压力，大刀阔斧，采用经济核算手段，以降低生产成本为突破口，一举扭转了总厂连续多年的亏损局面。随后，他又推进最艰难的人事制度改革，干部能上能下，打破职工“铁饭碗”，各分厂采取承包方式，仅过半年，经济效益大大提高，产值翻两番，利润翻了四番，因此他的事迹被媒体广泛报道宣传，成为步鑫生、鲁冠球式的改革风云人物。

90年代初，在他的推动下，总厂开始国有大型企业股份制改造，他被任命为董事长兼总经理，媒体再次对他进行轮番“轰炸”。当年，他又一次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和先进厂长（经理）”称号，并登上天安门城楼。除此之外，他还获得了其他荣誉称号，比如，精神文明先进个人、扶贫帮困优秀人物、全民健身标兵贡献奖，等等。

“去吧，能不能把东江省工业搞上去，就看你程一高的了！”组织上对他寄予如此厚望。

由于工作突出，组织决定，将程一高从东北直接调入东江省升任副省长，分管工业，希望他打开局面，有所作为。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背景，省委书记刘近东、省长张猛这两位“封疆大吏”一直对程一高客气礼貌，敬重三分：“一高同志，就像当年改革国有企业那样，放心大胆地干，我们全力



支持你。”

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即将开始。

今天的到会者除了中游市五套班子领导、公检法、各委办局主要领导、八区两县区(县)委书记和区(县)长。最引人注目的是,中游市所有乡镇党政一把手都来了,足足增加了上百号人。这样庞大的阵势,仿佛变成了中游市中层干部大会。

上午9点整开会。地点设在市委小礼堂,在市委大楼一层,而程一高办公室就在三层。7点15分,程一高早早来到办公室,不像往常,浏览报纸或批阅文件,而是先让秘书杨易泡了一杯茶,然后在屋里来回踱步,几乎每隔两个来回,都望一眼墙上挂钟,看上去有些烦躁。离开会还差五分钟,在秘书杨易的陪同下,程一高终于进入电梯,款款下楼。

小礼堂只有300个座位,而参会人数大大超过现有座位。会前,工作人员找来100多把折叠椅,整齐地码在墙边,让没座位的人员自己来取。一些已有座位的乡镇领导,看到姗姗来迟的各委办局领导没座,赶紧谦让,跑到墙边打开折叠椅,只得坐在礼堂拐角。另有几个乡镇领导不理不睬,在一旁窃窃私语。

程一高两眼直视,没有任何表情,也不跟任何人点头招呼,径直走向主席台中央,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时间观念强,是他的一大特点,无论开会还是视察,定好时间,既不早来,也不迟到,恰到好处。他又一次抬腕看表,时针正好指向9点,几乎不差分秒。

“开会了。”程一高提高嗓门,环绕会场一圈,并把桌子敲得咚咚直响,这是他开场时的习惯动作,“开会了,不要再交头接耳了!”

没有会议主持人,也没什么多余的开场白,他直截切入正题:“中游市农民负担问题为什么一直没能得到很好地解决,问题到底出在哪?你们说问题到底出在哪?——不,还是我来说吧!”

显然,这样的开场白让人感到突兀,刹那间会场肃静。

程一高清了清嗓子,向台下扫视一眼,说道:“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市里连续发了四个通知,其中有两个是紧急通知,据我所知,在中游市历史上从未有过,前所未有!减轻农民负担,减轻农民负担啊!在座的各位大员,扪心自问,你们到底做得怎样?”

这一问,主席台下有点骚动,几个乡镇干部相觑一笑,吐出舌头,有的甚至做起了鬼脸。



“我要说的就是清河区。清河区出了个贪官牛大海！当然，有不少问题出在搞开发区前，不过，搞了开发区后，问题更大！他是区里一把手，又是开发区常务副主任，不出事则已，一出事惊人！在中游市，我看这个清河区问题最多、最大！什么上访呀，到北京告状呀，难道这些农民吃饱了撑着，没事找事、无理取闹？当然不排除极个别人，耍无赖，告刁状，但我敢说，绝大多数情况下，农民负担太重是上访告状最根本的原因！你们喊，你们叫，什么乡镇财政不够呀，什么工资发不出呀，但我要问一问，一个只有3000户人家的乡镇，竟有800多人吃皇粮，到底怎么回事？听说，什么七大姑八大姨，摇身一变，全都变成了国家干部，笑话！吃财政，吃国家，吃不到国家，就吃农民。陈皮乡乡长陈小军，你给我站起来！”程一高突然点名。这时，会场里的目光不由得四处散开，显然在搜索被点名的陈小军。坐在后墙角折叠椅上的陈小军涨红着脸，神色紧张，歪歪扭扭站了起来。

“今天，当着常委扩大会，给大家说清楚，你陈小军到底有多少个七大姑八大姨吃财政？”程一高抬起手臂，指着靠近墙角的陈小军。

此时，陈小军着实蒙了，一时竟不知所措。

齐刷刷地，几乎所有参会者的目光都投向他。

陈小军开始全身哆嗦，满脸涨红。

稍稍停顿，程一高语气缓和下来：“同志们，我不隐瞒事实，近东书记和张猛省长对我们中游市很不满意，很不满意啊！对中游市不满意，其实就是对我不满意，对在座的各位不满意。当然，你们有你们的责任，但主要责任在我，因为我是市委书记，我是班长！到中游市快一年了，说句心里话，我本人不大愿意待在这个地方，我深知地方官不好做，如果在省里还是当我的副省长，肯定比在这里的日子好过得多。但是，作为共产党员，首先要服从组织，不能患得患失，不能计较个人利益。现在既然组织上决定让我做了中游市的父母官，我责无旁贷，必须要把事情做好，而且只能做好，不能做坏，这就是我对自己的提醒和要求。时刻提醒，严格要求！”程一高抿紧嘴，嘴唇开始打战。突然，他拿起茶杯，“咕噜”一口，一干而尽，随后又把留在嘴里的茶叶吐了出来。

“同志们啊！设身处地想一想，我们的上辈，上辈的上辈都是泥腿子，我就是从农村出来的，上了大学，做了共产党的父母官。想想我自己，老实说，在大城市待久了，我也开始忘本了，高高在上，官僚主义，很少下到农村，看个究竟。一年也搞几次农村调研，可是前呼后拥，走马观花，都拣好的让我看。其实我都清楚，这样做，想让我高兴，更想在自己的脸上抹粉，



邀功讨好,升官发财。而农民农村的真实情况又怎样呢?最近,我读了一篇关于‘三农’的文章,写得好啊,真是触目惊心!文章中那些坑农的例子,中游市有没有啊?我看不只有,甚至有的还相当严重!”

程一高眼圈红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前两句话,我至死都不会忘记!”

此语一出,人们被程一高真情流露深为感染,会场一片静寂。

“陈小军,还站着干吗?给我坐下。”陈小军愣了一下,似乎有些不相信,他俯下身,轻声问了身旁的一位乡长:“让我坐下?”这位乡长点点头。

会议气氛紧张凝重。

刀南从宣布开会那刻起,一直神情木然,几乎一动不动。程一高今天又是迁怒,又是动情,让他大为吃惊。程一高上任将近一年,在刀南看来,他敢想敢做,甚至有些独断专行,但在刀南印象中,程一高从未有过如此真情告白,说实话,在这样的会上讲这番简直是掏心窝子的话,不能不让人敬佩。不过,怎么说呢?召开这样的“扩大”会议,本来就有悖常规,今天程一高又如此动情,作秀还是为了某种策略。因为刀南清楚,程一高挨了省委书记近东同志狠狠训斥后,心情一直不好……此时,刀南不愿意再往下想,他忽然觉得自己多心,甚至有些卑劣。至于在这种会议上请辞开发区主任,不仅已不太可能,弄不好甚至会成为笑柄。

一夜的苦思冥想,失眠难耐,就这样化作一缕不着痕迹的青烟。刀南有些茫然。

会议结束前,程一高代表市委常委会宣布:一、由分管农业的副市长鲍风柏牵头,纪委、组织部、减负办、农经委、政研室、体改办、人事局、财政局、审计局等相关部门组成“减负督察组”,分头下到各区、乡镇督促检查减负通知落实情况;二、各区(县)、乡镇党政一把手配合督察,若敷衍了事、欺上瞒下、谎报实情、应付检查或消极对抗,一撤到底,决不手软;三、在督促检查期间,若再发生农民群访事件,属于哪个地方,由哪个地方党政一把手亲自主抓,否则,造成严重影响和后果,坚决予以撤职,并给予党纪处分;四、市属各部门、各区(县)、乡镇要积极做好上访农民的思想工作,决不能态度粗暴,打骂关押,并切实解决困难农民的生产生活问题,保证他们有饭吃,有衣穿。

当然,还有一些具体规定和措施。

程一高又一次提高嗓门:“省里给我15天时间,我——不!我代表市

委给在座的10天时间,今天是2月16号,26号见分晓!”

话音刚落,程一高的秘书杨易匆匆穿过会场,神情慌乱。他径直跑上主席台对程一高耳语几句,顷刻,程一高脸色煞白,他一挥手:“常委们统统留下!还有公检法,清河区的龙腾,还有,还有陈小军——其他,散会!”



城市
面具

城市面具



第三章

世上有爱有恨吗？或者，世上既没爱又没恨？或者，就这样无缘无故，爱恨全无，正像眼前所发生的王永民被毒打致死事件那样。

今晨三更，雄鸡还未报晓，在陈皮乡派出所一间漆黑的屋里，西岗村农民王永民被暴打致死，惨不忍睹。王永民光着身子，全身淤血，死后双手仍被细白的麻绳反捆着，脸变形扭曲，而又痛苦万状。闻讯而来的村民们赶到现场，个个欷歔不已。

谁都知道，王永民是陈皮乡出了名的上访户，在市里也被挂上号的，内定为“被严加防范者”。原因在于，近两年他频繁上访，从市减负办、市信访办、市农经委，到市纪委、市政协、市人大、市政府、市委、省纪委、省政协、省人大、省政府、省委，直至不远万里，跑到北京告状。

王永民究竟有何冤可诉？原来，事情很简单，简单得让人感到可笑。五年前，村干部“收租子”时，多收了他 68 元 7 角 5 分钱，王永民不服，从此走上了漫漫上访路。

为了这 68 元 7 角 5 分钱，起初，王永民找到村干部讲理，对方毫不答理，别说他妈的六十几块钱，就是 600 块、6000 块，你王永民又能怎样，翻天不成！此语一出，激怒了王永民，于是他跑到乡里找到乡长陈小军评理。那时陈小军刚走马上任，也许新官上任三把火，整天忙忙碌碌，东奔西跑，既要操办乡镇企业，村村通公路，户户能收看电视收听广播，又要搞计划生育、“双基”达标等大事，弄得他焦头烂额。面对王永民，他双手一摊，苦笑道，我很同情你，你知道吗，现在我连蹲茅坑的时间都得掰开用，实在顾不上。随后，陈小军让他找乡财政所老王所长，并提示说：“关于收费问题，没错，老王所长最有发言权。”王永民对乡长感谢一番，搓着白条径直找到了老王所长。老王所长看了看说道，白纸黑字没错，但村干部到底多收了没有，要有依据，我还得下去核查一下。

“我不能听一面之词，对吧？凡事要调查研究，只有调查研究，才有发



言权嘛。”随后老王所长答应三天之内给予明确回复,就这样,他拎起公文包“赴宴”去了。

三天后,老王所长没有回复;一个星期后,毫无音讯;又过了半个月,还是无声无息。王永民再也忍受不住,又找到乡长陈小军,甚至只要乡长承认村干部乱收费这一事实,这钱就算是打了水漂,就算是被大风刮走也成。

事不凑巧,那天陈小军正在召集乡镇五套班子开会,研究如何集资如何派工,新建一条五公里长柏油公路,通向国道。正当陈小军侃侃而谈时,王永民推门而进,朝他走去,陈乡长,我的事你问了吗?这一突如其来的发问,打断了陈小军精彩演说,于是他怒气冲冲,说道:“什么事?乱嚷嚷,我正在开会,先给我出去!”王永民没来得及反应,这时就被乡民兵营长连操带推赶出门外。“啪”的一声,大门被扣上了。

站在门外,过了半晌,王永民才慢慢缓过神。不知怎的,一股凉气直逼而来:难道申诉的大门就这样关上了?突然一只麻雀扑棱棱飞来,停在窗户外上,像是觅食,又像是张望。怎么,连麻雀都敢在他眼前大摇大摆?

西岗村只有百户人家,自然环境恶劣,去年人均收入仅 520 元,除上缴 200 元人头税,还有各种集资捐助等费用外,所剩无几。王永民算过一笔账,即使是风调雨顺的年头,每亩地最多能打出 800 斤粮食,加上种子化肥等开支,还有自家口粮,一年到头,不少人家不仅不挣钱,甚至贴钱,村民们苦不堪言。

王永民当过兵,退伍后回到村里。在西岗村,他算得上是个有文化的人,况且又见过世面,村委会本来让他做会计,可没过多久,村委会主任王宏图就变卦了。问及原委,一位乡干部的小姨子把他替了。

“反正都是泥腿子,种好自家地,守住自家炕,比什么都强。”王永民似乎并不在意。

部队是一所大学校,部队使王永民养成了收听收看广播电视这一好习惯,平时他特别留心农民减负问题,经年累月,光是剪报竟攒了 20 多本,大都属农民减负文章。工整剪贴,细心收藏,村民们常向他讨教,就这样,他在村民中树立了很高威信。

王永民平生最看不起那些一当上村官就不知天高地厚的人,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自己的祖坟上全是吃野菜啃树皮拉下的屎壳子。其实他们也是“泥腿子”,怎么一蹶上去就翻脸不认人,变得如此蛮横霸道!

为了 68 元 7 角 5 分钱,更为了不能再让他们乱收费,他必须敲开政